



1²
16⁸
0

索
羅
斯

操
盤
密
碼

《解讀索羅斯》

The
Manipulative Code of

張志偉 著

Soros

非凡出版

索羅斯
操盤密碼

The Manipulative Code of Soros



121680

作者 張志偉

前言

爲何是索羅斯？

選擇人物著書，其實有其難處，最大的難處在於人物的代表性如何？一般而言合乎所謂「代表性」，通常必須要有「垂範百世」、「足堪效尤的高風亮節，或是具有特異的性格或作風。而可堪著書立說的人物多半合乎幾個條件：

一、成功前後的高度落差。中國人喜談「將相本無種」、「英雄不論出身低」的「布衣卿相」之價值觀。愈是卑微的出身，就愈能突顯日後成功的可貴。

二、驚天動地的事蹟。平凡的世界，非凡的舉動，常能令人心爲之大動。如此也就滿足了民眾「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崇拜或好奇心理。

三、特殊的性格或作風。平淡無奇的個性遠不及性格特殊或具備衝突性的特徵來得令人印象深刻。這也就是亦正亦邪的人物往往是令讀者思索再三、頻頻回味的原由。

四、顛覆傳統體制或價值觀的行爲模式。東西方的小說中，有一類常見的「義賊」

1 2 1 6 8 0

題材，如「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即屬之。這類故事多將官方描述為貪污腐化、欺壓百姓的一群惡質官僚，而官逼民反，造成許多劫富濟貧義賊似的英雄。這類義賊抗惡官的題材，就滿足了讀者挑戰威權的叛逆心理。

如果以這些標準來擇人立書，並將遴選範圍限制在金融界的話，能夠淋漓痛快詮釋這些標準的，就只有索羅斯。

分別從上述四點檢驗：

第一：我曾在內文中的一章，寫下「呼風喚雨也曾淒風苦雨」的標題。此點適足點明了所謂「成功前後高度落差」的條件。索氏幼年在德國納粹鐵蹄下，遭受了亡國之恥辱，一路成長，常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在餐廳打工，也靠著客人留下的剩菜果腹。歷經多年的奮鬥，雖然不具官職，但他常是各國元首的座上嘉賓，「上達天聽」的能力，以及不遜於央行總裁的談話份量，在在彰顯了「布衣卿相」式的高度落差。

第二：從「九二年襲擊英格蘭銀行」、「九三年放空馬克」、「九七年放空泰銖，引起亞洲金融風暴」（雖然索氏對此否認）、「九八年與港府大戰」等索氏歷年重大戰役，無一不引起國際金融界的聳動。「索羅斯概念股」成爲重要金融指標。例如，九

八年六月四日，菲律賓財政部長安里奎茲公布，索羅斯可能會考慮買下菲律賓政府在菲律賓國家銀行的股權後，使得當時下挫已經達一週的非股，立即聞聲大漲。可見，動見觀瞻的索羅斯，已經證明其牽動國際視聽的影響力。

第三：不論共產或自由世界均對其愛恨交織。身為國際大炒家，夾其龐大的資金捐助，不時影響一國的政策。如此以慈善之名，行顛覆共產國家之實，每每令各國政府恨得咬牙切齒。即便對自由世界的股匯市，也被指為是投機客，認為擾亂了金融市場的穩定；但是索羅斯又是不惜成本的國際大慈善家，其捐款數額之大，無論是在國際或國內，已經可以在美國歷史上名列前茅，例如，對俄羅斯的捐款就勝過美國政府。大慈善家與大炒家的亦正亦邪交錯形象，使得索羅斯的評價呈現兩極化。

第四：索羅斯究竟是否是羅賓漢似的義賊，實乃見仁見智。但是在他數十年的金融生涯裡，時常舉其自由化的堂皇藉口，衝撞各國的股匯市，蹂躪各國政府的痛處。許多政府無視形象公然放話，像「如果索羅斯來襲，絕對要讓他好看」之類的語言就不時直抵索羅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即將索氏視若寇讎。各國政府見索氏如臨大敵，但由索羅斯主演的「官民對抗」的衝突戲碼，也相當程度地吸

引了民眾的看戲心理。

這四項檢驗，說明了我探究索羅斯的理由。索氏功過或正邪的論斷不在本書探討之列，只是從可堪研究立書的角度而言，索氏作風是值得呈現的。我們不是索羅斯，因此並不處於與他相同的環境，但是時空雖無法重複，精神卻可以一致。

如果讀者可以從人格特質或行事作風的角度來閱讀本書，那麼或許得到的領略，將不侷限於理財投資的單一層面了。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大師」亦非不敗之師

報
品

推薦序

索羅斯自從在一九九二年，「空襲」英格蘭銀行，大賺了十億美金並贏得了「使英格蘭銀行破產者」(The Man Who Broke the Bank of England)的雅號之後，國際金融市場彷彿進入了「無政府時代」。

從泰銖、披索、印尼盾、港幣，甚至是俄羅斯的盧布都在索羅斯旋風下，望風披靡，不支倒地。各國政府視索氏為國家金融穩定的大敵，雖然公然撻伐，研商對策，但仍對其來去，束手無策。政府誓言護盤，但總不敵索氏的銀彈。索氏的發言份量絲毫不遜於一國的央行總裁，民眾聞名色變，政府的信誓旦旦，往往不如「索羅斯來襲」的謠言來得撼動人心。

眾矢之的的索羅斯，謗議及身。多國朝野人士，均責其投機噬血的性格，無疑是國際金融界的「恐怖分子」。索羅斯果真是投機噬血嗎？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的學者法拉提尼曼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阿提斯曾經在一篇研究報告《一九九二年貨幣危機中的里拉和英鎊：基本面還是投機》的結論明確指出：一九九二年九月的貨幣危機中，並沒有很多證據證明，「投機」是該次危機的真正原因，投機客只是利用了機會而已。

索羅斯的個人評價，或有仁智之見；但是從理性的思考角度來說，在「痛罵」的激情之後，更應「痛下」工夫，以理智思考「索羅斯現象」，毋寧更具意義。

就個人的觀察而言，「索羅斯現象」有三點值得探討：

一、傳統經濟理論慘遭「顛覆」

傳統的經濟理論是建構在嚴謹的邏輯上，經濟學者慣以從定理的演繹推論出結論，並且希望做到如自然科學一樣的「條件成立，結論必然不變」的可反覆驗證性。例如，傳統經濟學認為，參與市場的人數太多，所以個別的參與者無法影響市場的價格。傳統的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均衡的狀態下，也就是所謂的「完全競爭」的理論；以此理論而言，是將需求及供給曲線視為既定且獨立的。

但是索羅斯卻完全顛覆傳統的經濟理論。他認為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只提供了方法上